

# 轮船招商局员董唐廷庚史事考述

宾睦新<sup>\*</sup> ◎

**【摘 要】** 唐廷庚是唐廷桂、唐廷枢的胞弟，青少年时期与两位兄长一同在香港马礼逊学校求学，毕业后都有在洋行、政府机构或海关担任翻译的经历。随着唐廷枢成为怡和洋行买办，往后又担任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总办，他先是推荐兄长唐廷桂接任怡和洋行买办直至去世，又招募唐廷庚出任轮船招商局广州分局员董。唐廷庚先后参与创办轮船招商局保险业务，亲自开辟太平洋航线和越南航线，是唐廷枢主持轮船招商局期间的重要管理人员，助力了轮船招商局的发展。中法战争期间，唐廷庚以轮船招商局员董身份，前往越南考察商务和搜集情报，为越南使臣赴华提供便利，~~又与唐廷桂合资购买军火捐助抗法前线，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利益~~，是一位有良知、有担当的爱国商人。

**【关键词】** 唐廷庚；唐廷枢；唐廷桂；轮船招商局；马礼逊学校

唐廷枢兄弟或者唐廷枢家族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唐廷枢，唐廷桂的研究稍有几篇，而唐廷庚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此前，关于唐氏兄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汪敬虞教授的《从唐氏三兄弟的历史看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sup>①</sup> 和《唐茂枝》<sup>②</sup>、施其乐（Carl T. Smith）

\* 宾睦新，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清代中美关系史、近代留学史、近代商业史、香山文化、侨乡文化研究。

① 汪敬虞：《从唐氏三兄弟的历史看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近代中国》2002年第12辑，第73~91页。

② 汪敬虞：《唐茂枝》，孔令仁、李德征主编《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下），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344~352页。

教授的《唐氏兄弟早年生活：中国工商业近代化的先驱》<sup>①</sup>、日本学者阿部香织（Kaori Abe）的《通商口岸的中介精英：唐茂枝及其上海伙伴（1873—1897）》<sup>②</sup>。这些研究乃以唐廷枢和唐廷桂为主，涉及唐廷庚的篇幅非常少。有鉴于此，本文对唐廷庚的家世和早年事迹，特别是其与轮船招商局的关系进行初步梳理和研究。

唐廷庚与两位兄长唐廷桂、唐廷枢早年的人生轨迹差别不大，都曾在马礼逊学校等香港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毕业后在香港地方政府或中国海关做过翻译，都参与了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创办和发展。唐氏三兄弟在职业生涯上的不同之处就是唐廷桂和唐廷枢做过洋行买办，而唐廷庚没有做买办的经历。唐廷桂曾经只身远赴美国旧金山谋生十余年，唐廷庚和唐廷枢因轮船招商局事务曾赴欧美考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集刊网下载使用。  
唐廷庚的家世和早年经历

### （一）家族情况

据《唐景星家谱》记载，唐氏父子兄弟大概情况如下。

唐氏兄弟之父唐方玠，字广善，号宝臣，生于嘉庆四年十月初三日（1799年10月31日），歿于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1864年9月27日），娶本乡梁氏，生四子：廷桂、廷枢、廷庚、廷坚。

唐廷庚的长兄唐廷桂，字建安，号茂枝，生于道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1828年12月23日），歿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七日（1897年7月6日）。

唐廷庚的次兄唐廷枢，字建时，号景星，生于道光十二年四月二十日（1832年5月19日），歿于光绪十八年八月十七日，即1892年10月7日。

① Smith, Carl T.,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 Pione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e and Industry," *Chung Chi Journal* 10, No. 1&2 (1971): 81–95.

② Kaori Abe, "Intermediary Elites in the Treaty Port World: Tong Mow-chee and His Collaborators in Shanghai, 1873–1897,"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5 Issue 3 (2015): 461–480.  
茂枝是唐廷桂之号。

唐廷庚，字建廉，号应星，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三十日（1835年12月19日），歿于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初五日（1896年7月15日）；1880年两湖总督李翰章在运粮案内由候选道奏赏三品銜；妻梁氏生二子一女，即荣庆（字冕兴，号云峰，娶会同莫氏）、荣德（又名荣增，字硕兴，号信修，娶会同莫氏）、女嫁给会同莫履安，妾刘氏无子，妾余氏生二子，即荣让、荣武。

唐廷庚之弟唐廷坚，字建操，号梓贞，生于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1843年2月18日），歿于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五日（1862年9月18日）。<sup>①</sup>

唐氏父子的婚姻、子女和去世的详细情况见表1。

表1 唐氏父子情况

姓名	字	号	生卒	妻氏	子嗣	去世地
唐方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集刊网下载使用。	善	宝臣	1799. 10. 31 1864. 9. 27	梁氏	廷桂 廷枢 廷庚 廷坚	唐家村
唐廷桂	建安	茂枝	1828. 12. 23 1897. 7. 6	潘氏 何氏 陈氏 谭氏 董氏	荣俊（入继） 荣銮 荣柏	上海
唐廷枢	建时	景星	1832. 5. 19 1892. 10. 7	陈氏 李氏 张氏 杨氏 姜氏 张氏	荣浩 荣健 荣贵 荣晃 荣洼 荣福 荣钧 荣扬 荣崧	天津
唐廷庚	建廉	应星	1835. 12. 19 1896. 7. 15	梁氏 刘氏 余氏	荣庆 荣增（荣德） 荣让 荣武	唐家村
唐廷坚	建操	梓贞	1843. 2. 18 1862. 9. 18	卢氏	荣贵（入继）	广州

资料来源：《唐景星家谱》。

《唐景星家谱》详细记载了唐廷枢家族从元代的一世祖到唐廷枢子侄二十一世生卒年月日时地、妻妾、子女、嫁娶、官职、诰封、安葬位置

<sup>①</sup> 《唐景星家谱》，珠海市博物馆唐越先生提供，唐氏后人手抄本，年代不详，第15~21页。

等基本信息。该家谱还记录了唐廷庚子女的婚姻情况：长子荣庆娶会同莫丽嘉之女为妻，次子荣增也娶了会同莫梅峰之女，另有一个女儿嫁给会同莫氏。<sup>①</sup> 据会同村《莫氏族谱》记载，唐廷庚之女嫁给香港著名买办莫仕扬的长子莫冠球（字云裳）的独子莫履安（应鳌，号玉堂）。莫仕扬早年跟随广州十三行行商吴健彰学习营商，其长子莫冠球娶了吴健彰的侄女。<sup>②</sup> 吴健彰，族名天显，号道甫，<sup>③</sup> 是香山翠微村（今珠海香洲区）人，距离唐家和澳门都不是很远，与容闳故乡南屏隔江相望。据此可知，唐、莫、吴等香山商人家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姻关系。

## （二）教育情况

唐廷庚与两位兄长先后受教于马礼逊学校，习得西方语言和熟悉西方社会文化，掌握了沟通中西方的“敲门砖”。马礼逊学校1843年年度报告清晰记载了唐氏兄弟的入学情况：Achik，亚植，入学年龄11岁，籍贯Tóngká，入学时间1839年11月4日；Akü，亚驱（原文作驱），入学年龄10岁，籍贯Tóngká，入学时间1841年11月1日，离校时间1842年1月1日；Afú，亚扶，入学年龄8岁，籍贯Tóngká，入学时间1843年4月7日。<sup>④</sup> 其中亚植是唐廷桂，<sup>⑤</sup> 马礼逊学校校长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

① 《莫氏族谱》，珠海市博物馆唐越先生提供，会同村莫鹤鸣手抄本，年代不详，无页码。

② 丁新豹：《香港的买办世家：莫仕扬家族初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合编《买办与近代中国》，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170页。

③ 宫峰飞：《上海道台吴健彰身世考订》，《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157页。

④ Williams, S. Wells,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1843), pp. 9 – 11.

⑤ 唐廷桂初名唐植，其赴美国旧金山多用唐植（Tong Achick）之名，香港第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刊登了两则唐廷桂的新闻，都用的“唐植”。其一：“近接阅花旗国金山汉人采金条规，从该处总例摘出，系唐植譯汉文，因其字句间有未妥，特稍为改削，兹列于后。”参见唐植《金山采金条规》，《遐迩贯珍》第1卷第1号，1853年8月，香港英华书院印刷，第10~12页。其二：“近阅金山上年十一月十九日新闻纸，内载唐植经手斂湊四邑会馆花红银一千元，致送该处捕厅署之士兵以为酬劳，因其地有著名劫犯濯阿俭逞凶恣劫中土掘金人，被其掠财害命者指不胜屈。”参见《遐迩贯珍》第2卷第3、4号合刊，1854年4月，香港英华书院印制，第7页。其三：唐廷枢编的《英（转下页注）

1810 ~ 1880) 将其英文名写作 Achik, 其后又有 A-chick、Chik 或 Tong Ting-chik 等变异写法,<sup>①</sup>或因号茂枝而写作 Tong Mow Chee。其中亚驱是唐廷枢, 布朗将其英文名写作 Akü, 其后有 Akou、Akue<sup>②</sup>、Tong Akü 或 Tong Ting-ku 等变异写法, 或因号景星而写作 Tong King-sing。亚扶是唐廷庚, 布朗将其英文名写作 Afú, 其后又有 Afoo、Afu 等变异写法, 又以廷庚之名写作 Tong Ting-keng, 或因号应星而写作 Tong Ying Sing。

唐氏三兄弟入读马礼逊学校时登记的详细情况见表 2。

表 2 唐氏兄弟入学情况

姓名	登记名	英文名	入学年龄	籍贯	入学时间	入学地	班次
唐廷桂	亚植	Achik	11	Tóngkú	1839 年 11 月 4 日	澳门	1
唐廷枢	亚驱	Akü	10	Tóngkú	1841 年 11 月 1 日	澳门	3
唐廷庚	亚扶	Afú	8	Tóngkú	1843 年 4 月 7 日	香港	5

资料来源:《马礼逊学校年度报告》。

马礼逊学校于 1839 年 11 月 4 日在澳门开学, 唐廷桂是第一批入读的 6 名学生之一。<sup>③</sup>1842 年 11 月 1 日马礼逊学校迁到香港办学, 17 名学生

(接上页注⑤) 语集全》正文注明:“羊城唐廷枢景星甫著, 兄植茂枝、弟庚应星参校, 陈恕道逸溪、廖冠芳若谿同订。”参见《英语集全》, 同治元年 (1862) 广州纬经堂刊本。越南阮朝嗣德帝 (1848 ~ 1883) 岁贡使阮述与唐廷庚交际颇多, 曾途经上海往轮船招商局拜访唐氏三兄弟, 亦用唐廷桂之名, 其原文为“二月初一日, 往招商局 (在上海、天津为总局, 各处为分局), 访唐应星, 并见其兄茂枝 (即廷桂), 景星 (即廷枢)。是夜, 唐公兄弟招饮于泰和馆”。参见陈荆和编注《阮述〈往津日记〉》,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 第 29 页。唐廷桂之名, 见于族谱, 更见于晚清上海报刊《申报》和《北华捷报》的相关报道。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学界和社会各界多误解唐廷桂之名为“唐廷植”, 检索晚清史料、唐廷枢族谱和香山地方志, 皆未见此名。唐廷植乃是唐植之名误传。

- ① 赫德称唐廷桂为 Tong A-chik 或 A-chik, 参见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 – 186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17 – 218, 229, 232 – 234, 243, 259。
- ② 赫德称唐廷枢为 Tong Akue 或 A-kue, 参见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 – 186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2 – 234。
- ③ Williams, S. Wells,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1841), p. 8.

中有 6 名学生未能同行而中辍学业,<sup>①</sup> 唐廷枢曾因此于 1842 年 1 月 1 日短暂离校,<sup>②</sup> 但唐廷桂和唐廷枢兄弟最后还是随校前往香港继续学业, 年幼的唐廷庚也在香港入读马礼逊学校, 根据一位与布朗和唐廷枢都有交际的英国海军军官记载, 唐氏三兄弟入读马礼逊学校, 皆因其父唐方玠在布朗处做“苦力”(Coolie)。<sup>③</sup>

1849 年春, 马礼逊学校停办, 学生被分散安置到马礼逊教育协会中其他传教士所办学校, 8 名学生转到香港首任殖民地牧师史丹顿 (Vincent John Stanton, 1817 ~ 1891) 所办学校, 8 名转到了英国传教士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 ~ 1897) 在香港所办学校, 4 名转到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 (Andrew Patton Happer, 1818 ~ 1894) 在广州所办学校。<sup>④</sup> 唐氏兄弟于马礼逊学校停办前后, 陆续转学, 唐廷桂转到史丹顿的学校 (该校次年改名圣保罗书院), 唐廷枢和唐廷庚转到理雅各的学校。<sup>⑤</sup> 因有师生之谊, 唐廷庚与理雅各联系较多。1872 年唐廷庚曾在广州致函理雅各, 谈及“我真的是太多的地方受益于教堂和我的教师。我知道忘记了您教授的福音是不对的。我越琢磨这事, 就越觉得羞耻和痛苦。我必须

①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he China Review*, Vol. 19, No. 5, (1891): 310.

② Williams, S. Wells,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Macao: 1843), pp. 9 – 11.

③ Henry Noel Shore, *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 (London: Green and Co. 1881), pp. 539 – 540.

④ Hutchinson, Rev. A. B., “Statistics of the Hong Kong Protestant Miss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8, No. 1 (1877): 31 – 32. 另, 欧德理所著《香港教育史料》亦记录了马礼逊学校解散后学生的去向, 7 名学生转到史丹顿的学校。参见 Ernst Johann Eitel, “Materials for 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The China Review*, Vol. 14, No. 5 (1890): 317。

⑤ Smith, Carl T.,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 Pione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e and Industry,” *Chung Chi Journal* 10, No. 1&2 (1971): 85. 伍廷芳曾提及唐廷枢是理雅各的学生, 参见 *The Friend of China*, Vol. 3, No. 15, November, 1878, p. 240。《远东月报》刊登的《唐廷枢》记录了唐廷枢 1848 年离开了马礼逊学校, 参见 *The Far East*, Shanghai, Vol. 4, June, 1878, p. 143。徐润自撰年谱收录了该文的唐廷枢自译版本, 因此 1848 年离校更为可信。参见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 香山徐氏校印, 第 58 页。

恳求您的宽恕”。<sup>①</sup> 1880 年唐廷庚因公前往英国，顺道拜访了理雅各。王韬在 1881 年 4 月 27 日致理雅各函中提及：“去岁之杪，唐应星观察东还，述及曾至阿斯佛大书院，得见夫子大人，作两日勾留。”<sup>②</sup>

### (三) 就业情况

唐氏兄弟虽然都在教会学校或传教士所办学校接受了 10 年左右的教会教育，但是没有一人从事教职，或协助传教。他们走出校门后，就近在香港的洋行或律师行做职员，其后选择在香港政府机构做翻译。<sup>③</sup> 唐廷桂 1843 ~ 1845 年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做了一年半的翻译，<sup>④</sup> 1847 年秋在香港政府华人户籍司（Registrar General's Department）做兼职翻译，<sup>⑤</sup> 后又改在巡理厅（Police Magistrate's Court）任翻译，直至 1851 年 9 月被辞退。<sup>⑥</sup> 1851 年初，唐廷枢离开理雅各的学校，总计在两家教会学校受教 10 年。后在香港一家拍卖行做了几个月初级职员，1851 年 12 月接替唐廷

<sup>①</sup> Legge Collection, Archive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转引自 Smith, Carl T.,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 Pione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e and Industry,” *Chung Chi Journal* 10, No. 1&2 (1971): 85。

<sup>②</sup> 王韬致理雅各函（光绪七年三月二十九日），转引自林启彦、黄文江《王韬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2000，第 463 页。

<sup>③</sup> 《香港法律和法院史》（1898 年版）记载了唐廷桂、唐廷枢、黄胜和容闳在法院做译员的详细记录，参见 James William North-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8), pp. 272, 293 – 294, 308, 358, 388, 395 – 396, 411 – 412, 446, 450, 465, 478, 525 – 526, 588, 639, 674, 695, 704, 706, 711, 737。

<sup>④</sup> 布朗在报告中提及唐廷桂被调到上海做英国领事馆翻译，时间半年，参见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No. 12 (1844): 625。布朗在报告中提及唐廷桂半年期满，又留用至 1845 年 2 月才回香港继续学业。参见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4, No. 10 (1845): 475。

<sup>⑤</sup> Colonial Office Records, Series 129 – 23, No. 15, 25 Jan. 1848, 转引自 Smith, Carl T.,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 Pione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e and Industry,” *Chung Chi Journal* 10, No. 1&2 (1971): 85。

<sup>⑥</sup> James William North-Kyshe, *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 (London: T. Fisher Unwin, 1898), p. 294. 唐廷桂被辞退的记录又见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The Interaction of Traditions and Life in the Towns* (Hong Kong: Hong Kong Branch, 1975), p. 72。

桂在香港政府巡理厅做翻译，1853年升正翻译，1856年任香港大审院华人正翻译。<sup>①</sup> 1856年10月，唐廷庚离开理雅各的学校，总共在两家教会学校受训13年。后在香港最高法院特纳律师（George Cooper Turner）处做了几个月的职员，<sup>②</sup> 参加了一些法庭申述。<sup>③</sup> 香港开埠之初，翻译人才紧缺，唐氏兄弟都抓住了这个机会，很好地锻炼了自己的英语实用能力和与外国人交际的能力。

香港开埠之初，华人在香港政府机构做翻译缺乏晋升更高职务的机会，唐氏兄弟工作几年后陆续另谋他业，唐廷桂1852年远赴美国旧金山经商，<sup>④</sup> 唐廷枢1858年赴上海江海关任职，唐廷庚也随之前往上海。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及了三位马礼逊学校学生在上海谋生，分别是唐廷枢、唐廷庚和陈亚允（Ts-en-awan）。<sup>⑤</sup> 1861年唐廷枢开始代理怡和洋行生意，1863年正式成为买办。唐廷桂也于1857年左右回国，用“唐国华”之名接任了江海关翻译之职。<sup>⑥</sup> 1864年唐廷桂因收取商人高额翻译费用，被江苏巡抚丁日昌抓捕入狱，次年出资购买上海虹口铁厂赎罪才得以赦免，出狱后返回香山原籍。<sup>⑦</sup> 唐廷桂由于有唐廷枢相助，1871年在怡和洋行天津分行办事。1873年唐廷枢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桂接替了怡和洋行买办一职，直至1897年去世。1864年至1865年唐廷庚大概受唐廷桂事件影响而返回广

① *The Far East*, Vol. 4 (1878): 143–144. 又见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58页。

② Smith, Carl T.,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 Pione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e and Industry,” *Chung Chi Journal* 10, No. 1&2 (1971): 85.

③ *Parliamentary Papers, House of Commons and Command*, Vol. 48, 1860, China: Hong Kong, pp. 283, 449.

④ Edward Arthur Wicher,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lifornia 1849 – 1927* (New York: F. H. Hitchcock, 1927), p. 312. 该书记录唐廷桂抵达旧金山后，先是在教会协助曾经赴华传教的牧师（Rev. William Speer）向华人传教。

⑤ 据《裨治文传》收录的 *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s in China: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Randolph, 1864), p. 241。

⑥ 丁日昌：《请办海关唐国华勒索详》，赵春晨编《丁日昌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261页。

州，在粤海关做了几年的初级译员，<sup>①</sup> 事业上并无大的变化，直至唐廷枢出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庚的事业才有了转机。

从唐氏兄弟早年的就业范围和职业情况看，唐廷庚比两位兄长的履历要简单，能力略显逊色。旅居香港的英国传教士理雅各与唐氏三兄弟皆相识，曾评价唐廷庚的英语不如其两位兄长。<sup>②</sup> 由于唐氏兄弟皆以翻译或买办为业，沟通协调是这两个职业的基本技能，唐廷庚在语言天赋上略逊于两位兄长，这对其早期事业难免有所影响。如 1883 年唐廷枢赴欧洲和南美洲考察之前，曾向李鸿章提议由唐廷庚暂补轮船招商局总办的空缺，但是李鸿章改由唐廷桂暂理。<sup>③</sup>

## 二 唐廷庚与轮船招商局

唐廷庚能够加入轮船招商局，得益于唐廷枢的“提携”。唐廷枢 1873 年接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时，该局正面临资金和人才皆匮乏的困境。唐廷枢“举贤不避亲”，邀请唐廷桂入股和唐廷庚入职，是因为熟知两位兄弟皆受过西式教育，英语表达和书写能力比较好，而且思想开放，熟悉西方文化，擅长与外人打交道，营商历练较多，又熟知海关、洋行和殖民机构运作，是当时中国沿海通商口岸不可多得的新型商人。唐廷庚先后出任了轮船招商局及其附设的保险招商局在广州、香港和福州的员董，是“具体掌管揽载事务的实力派人物”，<sup>④</sup> 在创办保险公司和开辟远洋航

<sup>①</sup> 唐廷庚在粤海关任初级译员的记录连续两年记载，之后未见记录。其一： *The Chronicle and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 the Philippines for 1864*, Hong Kong, p. 169。其二： *The Chronicle and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 the Philippines for 1865*, Hong Kong, p. 244。

<sup>②</sup> Smith, Carl T.,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 Pionee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Commerce and Industry,” *Chung Chi Journal* 10, No. 1&2 (1971): 85. 伍廷芳曾提及唐廷枢是理雅各的学生，见 *The Friend of China*, Vol. 3, No. 15, November, 1878, London, p. 240.

<sup>③</sup> “The Obsequies of the Late Mr. Tong Mow-che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31 August, 1897, p. 3.

<sup>④</sup>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 266 页。

线两个方面出力颇多。唐廷庚在广州分局任职期间，正逢中法战争爆发，他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多次带队前往越南探查情况，又奉命协助安置越南来华钦使，以及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法国交涉越南事务提供参考；中法战争爆发后，唐廷庚与长兄唐廷桂合资在上海采买军火捐助广西抗法前线，尽力支持清政府和越南政府抵抗法国的军事侵略。

### (一) 创办保险业务

唐廷枢接任轮船招商局总办后，派唐廷庚接管广东分局。<sup>①</sup> 唐廷庚先后参与了保险招商局与仁和水险公司的创办，是轮船招商局附设保险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唐廷枢接手轮船招商局后，了解到招商局的各种保险都是向外商购买，外商不仅条件苛刻，还常常刁难，于是筹划自办保险。1875年，唐廷枢等人募集股金20万两白银创办了“保险招商局”，唐廷庚分任“广东分局员董”。<sup>②</sup> 1876年，唐廷枢等人集资25万两白银创办了“仁和水险公司”，唐廷庚是八位发起人之一。<sup>③</sup> 1878年，唐廷枢等人募资20万两白银创办了“济和船栈保险局”，旋增资30万两白银，并改名为“济和水火险公司”。仁和水险公司与济和水火险公司名义上是独立经营，实际上都是轮船招商局主办，于1885年合并，改名“仁济和保险公司”。<sup>④</sup> 总的来说，唐廷庚先后参与了轮船招商局几家保险公司的创办，

<sup>①</sup> 招商局总管理处编《招商局总管理汇报》，招商局总管理处，1929，第11页。

<sup>②</sup> 《华人新设保险局》，《申报》1875年11月4日第1082号，第2页。《保险招商局告白》，《申报》1875年11月4~6日第1082~1084号，第5页；11月8~13日第1085~1090号，第5页；11月15日第1091号，第5页。《保险招商局告白》，《申报》1875年12月20日第1121号，第5页；12月21日第1122号，第6页；12月22~23日第1123~1124号，第8页；12月24~25日第1125~1126号，第6页；12月27日第1127号，第6页。

<sup>③</sup> 《仁和保险公司公启》，《申报》1876年7月3~8日第1284~1289号，第6页；7月10~15日第1290~1295号，第6页；7月17~22日第1296~1302号，第7页；7月24~29日第1302~1307号，第7页；7月31日第1308号，第7页；8月1~2日第1309~1310号，第7页。

<sup>④</sup> 《仁济和保险邀请议事（仁济和保险公司谨白）》，《申报》1885年8月12日第4428号，第4页；8月13日第4429号，第5页；8月14日第4430号，第7页；8月15日第4431号，第9页；8月16日第4432号，第8页。《邀请议事（仁济和保险公司董启）》，《申报》1885年11月24~25日第4532~4533号，第5页。

是中国近代保险业的始创者之一。

## (二) 开辟国际航线

随着轮船招商局业务逐渐兴起，唐廷枢逐渐将眼光放至海外，认为“外洋各埠，凡有本国商人经营者，局船亦应前往，一可收回利权，二可利便华商”。<sup>①</sup> 1880年，轮船招商局先后尝试开辟广州至日本长崎和神户、越南海防、吕宋、泰国、新加坡、印度、檀香山、美国旧金山、英国伦敦等国际航线，<sup>②</sup> 唐廷庚主持广州分局期间，添建码头，构筑货仓，陆续开通了广州至牛庄、上海、汕头、香港、澳门等5条沿海航线，亲自参与了旧金山航线和越南航线的开辟。

1879~1881年，轮船招商局先后派出“和众号”和“美富号”两艘商船自广州前往檀香山和旧金山开辟太平洋航线，其中“和众号”成行三次，唐廷庚亲自乘坐“和众号”完成第二次太平洋航行。

轮船招商局开辟太平洋航线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是珠三角大量华工前往美洲和太平洋诸岛谋生，只能乘坐欧美各国商船前往，甚至被诱拐过去，为奴为隶，终身不得解脱；招商局开辟航线，使有着官方背景的华船载华人，可以减少这个弊端，同时还能搜集航线各处情报和华人情况。

二是美洲的旧金山，以及古巴、秘鲁、巴西等的沿海商业大埠，华人聚集在当地务工或经商的人数众多，又有大量人员和货物来往其间，这些都是太平洋航线的客源和货源保证。

1879年8月，唐廷庚向两广总督刘坤一呈请派“和众号”搭客前往檀香山，刘坤一认为此事一举数得，既可分外洋之利，又可减少华工被拐贩等弊，并且还能查看经檀香山往来美洲的华民和旅居檀香山的华民的情形，以及了解檀香山商董（领事）是否照料得力，于是允准了“和

<sup>①</sup> 唐廷枢等《轮船招商局第七年帐略》，《申报》1880年9月26日第2661号，第3页。

<sup>②</sup> 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59页。

众号”首次横跨太平洋的航行。<sup>①</sup>

1879年10月19日“和众号”自广州出发,<sup>②</sup>11月14日抵达檀香山,停靠于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码头,<sup>③</sup>11月21日返回广州。<sup>④</sup>“和众号”的首次太平洋航行开辟了当时中国航运业最长的远洋航线。<sup>⑤</sup>

“和众号”首次太平洋远航回国后不久,唐廷庚亲自乘船进行了第二次航行,目的地从檀香山延伸到美国旧金山。1880年7月21日“和众号”在广州黄埔港启航,8月15日顺利抵达檀香山,停靠于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码头,<sup>⑥</sup>8月19日离开檀香山,<sup>⑦</sup>8月30日抵达旧金山,<sup>⑧</sup>9月8日启程回华,<sup>⑨</sup>9月18日抵达檀香山,9月21日离开,<sup>⑩</sup>大约10月中下旬回到广州。

“和众号”在广州稍做休整便迅速开始了第三次航行。1880年11月7日“和众号”离开广州,12月1日抵达檀香山,<sup>⑪</sup>12月6日离开,<sup>⑫</sup>12月15日抵达旧金山。<sup>⑬</sup>12月23日离开,<sup>⑭</sup>1881年1月4日抵达檀香山,1月6日离开,<sup>⑮</sup>1月31日回到香港。<sup>⑯</sup>

- 
- ① 刘坤一：《复总署（光绪五年十月初七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刘坤一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59，第2474~2476页。
- ② 《轮舶出洋》，《申报》1879年10月29日第2334号，第2页。
- ③ 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 (Honolulu, Hawaiian Islands), 15 November, 1879, Image 2.
- ④ The Friend, or, Advocate of Truth, (Honolulu), 1 December, 1879, New Series, Vol. 28, No. 12, p. 97.
- ⑤ 崔运武：《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地方督抚——刘坤一个案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第414页。
- ⑥ 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 (Honolulu, Hawaii), 14 August, 1880, Image 2.
- ⑦ 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 (Honolulu, Hawaii), 21 August, 1880, Image 2.
- ⑧ Sacramento Daily Record-union, (Sacramento, California), 31 August, 1880, Image 1.
- ⑨ The Japan Daily Mail, (Yokohama, Japan), 16 October, 1880, p. 1340.
- ⑩ The Friend, or, Advocate of Truth, (Honolulu, Hawaii), 1 October, 1880, New Series, Vol. 29, No. 10, p. 77.
- ⑪ 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 (Honolulu, Hawaiian), 4 December, 1880, Image 3.
- ⑫ The Hawaiian Gazette, (Honolulu, Hawaii), 8 December, 1880, Image 3.
- ⑬ The Hawaiian Gazette, (Honolulu, Hawaii), 5 January, 1881, Image 3.
- ⑭ The Friend, or, Advocate of Truth, (Honolulu, Hawaii), 1 February, 1881, New Series, Vol. 30, No. 2, p. 13.
- ⑮ 《和众船回》，《申报》1881年2月18日第2799号，第1页。

从“和众号”三次横渡太平洋的航行情况来看，从广州到檀香山所需时间第一次是26天，第二次是25天，第三次是24天，再从檀香山前往旧金山只需10天左右。

轮船招商局派“和众号”开辟太平洋航线的详细情况见表3。

表3 “和众号” 太平洋航行情况

船号	次序	出发地		中途地			目的地			回程情况		
		地名	日期	地名	抵达	离开	地名	抵达	返回	地名	抵达	离开
和众号	第一次	广州 黄埔港	1879. 10.19				檀香山	11.14	11.21			
	第二次	广州 黄埔港	1880. 7.21	檀香山	8.15	8.19	旧金山	8.30	9.8	檀香山	9.18	9.21
	第三次	广州 黄埔港	1880. 11.7	檀香山	12.1	12.6	旧金山	12.15	12.23	檀香山	1881. 1.4	1.6

资料来源：1879～1881年中国、夏威夷王国、美国、日本四国报道。

“和众号”首次檀香山之行是试航性质，而第二次将航线延至旧金山，则有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美国加州旧金山是华人登陆美国的第一站，大量华人在此聚集，据陈兰彬在《使美纪略》中的统计，仅“六大会馆”的成员就超过十八万人，<sup>①</sup>此外还有一些华人是以旧金山为中转站，前往美国各州县，或墨西哥、古巴、巴西和秘鲁等中南美洲国家。这些华人往来于中国和美洲沿海商埠之间，是轮船招商局太平洋航线的客源保证。

其次，清政府向美国派遣公使，同时分派领事驻扎于旧金山，中国商船前往旧金山可以获得本国外交官的保护。1878年，清政府派遣陈兰彬和容闳担任正副出使大臣驻扎于美国、日斯巴尼利亚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主要职责就是在美国排华和日秘两国虐待华工的情况下，积极

① 王杰、宾睦新编《陈兰彬集》第3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第137～139页。

主动保护华人华工权益；陈兰彬使团 1878 年 8 月登陆旧金山后，在美国排华最厉害的加州设置领事馆，留下陈树棠担任总领事，又委任美国人傅列秘为领事，开始了保护华人权益的艰苦历程，也为轮船招商局将航线拓展至旧金山提供了一份保障。陈树棠是广东香山县石岐人，在出使美国前，是轮船招商局香港分局商董，曾参与招商局日本航线的开辟。<sup>①</sup>此外，唐陈两家是儿女亲家，唐廷枢之四子唐蕴兴娶了陈树棠的第十二女为妻。<sup>②</sup>因此，陈树棠在旧金山任职，对于轮船招商局开辟太平洋航线也有着明显的积极影响。

然而，“和众号”首航旧金山并非一帆风顺，因为美方没有参照中方给予美国赴华商船的优惠待遇而给予中国赴美商船平等的优惠待遇，反而加征关税，所以引发了中方抗议和中国驻美公使的往复交涉。“和众号”二次航行时在 1880 年 8 月 30 日抵达旧金山，31 日旋被加州海关征收了每吨 30 美分的吨位税和每吨 1 美元的额外税。<sup>③</sup>9 月 8 日，“和众号”离开旧金山返回中国的当日，唐廷庚并没有随船回国，而是乘坐火车前往美国东部的大都会纽约，协助驻美公使陈兰彬与美国政府交涉“和众号”被征收额外关税事，同时考察船厂，为轮船招商局订购船只，以及辗转古巴等华人较多之地，为轮船招商局开辟太平洋航线探路。<sup>④</sup>唐廷庚在纽约与驻美公使陈兰彬、副使容闳的商谈情况暂时没有找到相关史料来考察其详细过程，但是美国外交档案收录了陈兰彬、容闳与美国国务

① 陈树棠（1830 ~ 1888），字芾南、菱南，英文名 Asong，广东香山石岐人。早年在上海经营茶叶，入股轮船招商局；同治十一年（1872）任轮船招商局香港分局局董，并前往日本筹备货运业务，开辟海外航线；光绪元年（1875）年任轮船招商局闽粤南洋总理局务；光绪二年（1876）与唐廷枢、徐润、唐廷庚等创办仁和保险公司，旋由陈兰彬奏调为出使美日秘三国随员；光绪四年（1878）随陈兰彬出使美国，任驻旧金山总领事；光绪八年（1882）任满回国；光绪九年（1883）以河南候补道派驻朝鲜，总办商务委员二品衔分省补用道；光绪十一年（1885）因病回国；光绪十四年（1888）参与清理郑观应经营织布局亏损债款事宜。

② 《唐景星家谱》，珠海市博物馆唐越先生提供，手抄本，无页码。

③ Morning Appeal, (Carson City, Nev.), 1 September, 1880, Image 3.

④ The Japan Daily Mail, Yokohama, Japan, 16 October, 1880, p. 1340.

卿长达一年多的反复交涉的往来文件,<sup>①</sup>由此足以看出解决“和众号”被加征关税之事的艰难。

当时美国正准备派特使来华商讨修改中美条约，计划限制华人赴美，驻美公使陈兰彬借此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议与美方商谈时加入中国商船赴美，享受英德各国船只赴美同等待遇。<sup>②</sup>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旋将此事奏呈，从而在与美国特使修改中美条约时，把中国商船赴美所应享之待遇增加进去。<sup>③</sup> 经过反复谈判，中美双方最终在北京签订新的补充中美条约，其中第三款注明：“美国允中国船只或由中国通商口岸及他国各口进美国各海口，或出美国各口，前往他国各口，及回中国通商各口，无论载中国货物与别国货物，均照美国船只及各别国于美国船只不额外加税之国，一律征纳进口之税与其应纳之钞，并不额外加征，亦不另征他项税钞。”<sup>④</sup> 唐廷庚派“和众号”赴美开辟远洋航线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让清政府注意到中美两国签订的条约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在修订中美条约时，努力纠正其中的不平等条款。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议论过“和众号”抵达旧金山之事，“外洋邮政皆有公司轮船往来各国，故推行日广，权利日增。今中国轮船罕能至外洋。曩者‘和众’轮船偶至美国，竟被苛待。从此遂无出洋之议”。<sup>⑤</sup> “我招商局‘和众’轮船曩年开抵美国金山，关官执意重征船钞，冀不复来。凡寓居新旧金山之华工、华商，有回国后不准重到之例。我

<sup>①</sup> 陈兰彬、容闳：《关于武昌号船钞货税问题的照会（1880年8月9日）》，附：美国代理外部大臣复函（1880年8月13日）》，《关于合众轮船到旧金山征税课船钞的照会（1880年9月4日）》，附：英文附件》，《关于武昌号轮船的照会（1881年11月23日）》，王杰、宾睦新编《陈兰彬集》第2册，第228~236、335页。英文版本参见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80, pp. 301~309。

<sup>②</sup> 李鸿章：《致总署美使议禁贩鸦片并优待华船（光绪六年十月初八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2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629~630页。

<sup>③</sup> 《总署奏华商船往美额外征税应与美使及时议定片附条约二件（光绪六年十月十四日）》，《清季外交史料》第2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465页。

<sup>④</sup> 《总署奏华商船往美额外征税应与美使及时议定片附条约二件（光绪六年十月十四日）》，《清季外交史料》第2册，第466页。

<sup>⑤</sup> 郑观应：《邮政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673页。

之待西人如此其厚，彼之待华人如此其薄。天理何存？人心何在？”<sup>①</sup>由此看来，两国商业往来能否做到尽量平等相待，其背后的国力强弱亦是的一大影响因素。

“和众号”筚路蓝缕，开辟太平洋航线已经颇为坎坷，但是更为悲惨的是，1881年4月17日，“和众号”轮船在福建海域被英国军舰“拉不晕号”（Lapwing）撞沉。<sup>②</sup>“和众号”惨案未及一年，美国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华人赴美人数锐减，原计划行走太平洋航线的“美富号”遂改行伦敦航线，<sup>③</sup>但亦受到西方商人之阻挠，亏损过大，未再前往。<sup>④</sup>从此以后，招商局轮船再未派船开赴美洲，轮船招商局的太平洋航线宣告停办。

唐廷庚开辟的广州至越南航线同样一波三折，最终还是难逃失败的命运。1879年，两广总督刘坤一委派李炳彰前往越南设局，越南国王担心法国人干预，没有准许。1881年3月，法国侵占越南的野心膨胀，军事冲突越来越频繁。在此背景下，唐廷庚和马复賚奉命假借查看越南河道，前往越南谒见越王与各部大臣，越南政府为了谋求清政府的支持，准许轮船招商局在越南海防、顺安两地购地设局。<sup>⑤</sup>1882年6月15日，唐廷庚与越南有关官员签订了有效期为10年的合约，招商局获准在海防、顺安购买栈房、设立分局，共用银10万两。<sup>⑥</sup>然而，随着中法战争的酝酿和爆发，法军军舰对轮船招商局南洋航线进行骚扰和恫吓，招商局包括南洋航线在内的所有外洋航线全部被切断。<sup>⑦</sup>1883年4月21日，

① 郑观应：《交涉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419页。

② 《轮船撞沉》，《申报》1881年4月20日第2860号，第1页。

③ 《行伙出洋》，《申报》1881年9月29日第3022号，第1页。又见《申报》1881年12月16日第3100号，第2页；《华船行踪》，《申报》1882年2月16日第3162号，第1页；《华船行踪》，《申报》1882年3月19日第3187号，第1页。

④ 《招商局总管理处汇报》，出版社不详，1929，第29页。

⑤ 陈玉庆整理《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9页。

⑥ 陈玉庆整理《国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员会报告书》，第29页。

⑦ 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第61页。

法军侵占招商局设在越南海防的栈房,<sup>①</sup> 轮船招商局暂停了驶往越南的轮船，唐廷庚亲自开辟的广州至越南航线也宣告失败。

总的来看，在晚清国势衰弱的背景下，轮船招商局走出国门，开辟太平洋航线和东南亚航线，没有坚强的国力作为后盾保证，虽然也有成功，但是更多的还是失败。这些失败并不代表唐廷枢和唐廷庚的经营能力不行，主要还是时代所限、国力使然。

### (三) 支持联越抗法

商业贸易无国界，但是商人有自己的祖国。唐廷庚主持轮船招商局广东分局期间，正逢中法战争爆发，广东成为抗击法国侵略越南的后援阵地，他积极地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尽力尽忠，亲往越南搜集情报，协助越南赴华使节赴天津，和唐廷桂出资购买军火捐助前线，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企业家。

唐廷庚在中法战争爆发之前接受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树声的委托，多次秘密前往越南探察情况，作为秘密使者联络和沟通中越两国。唐廷庚前往越南考察的详情，在其递交给两广总督张树声的呈文中有着详细记载：1882年1月15日唐廷庚收到张树声来札，张树声委托其前往越南侦探法军情形，并面谒越南国王，传告要件；18日唐廷庚带领马复贲、黄秀玲、李春华、伍词军等人抵达香港；19日轮船招商局“济康”轮船由越南海防回到香港，船主马仁顿禀报驻扎在海防的法国海军于9日收到西贡总督檄文，将两艘兵船于10日和14日先后派往广南海域，唐廷庚获此情报，遂先派李春华乘坐“那顿”轮船赶往西贡，会同轮船招商局西贡分局代办张霖秘密侦探；22日唐廷庚率队，与轮船招商局海防分局和顺安分局的司事一同乘坐“济康”轮船赶往海防，途经海口时，唐廷庚闻知刘永福已经由保胜回到钦州，遂留下黄秀玲改乘“益得”轮船前往北海查实；25日唐廷庚一行抵达海防；26~27日唐廷庚在

<sup>①</sup> 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第538~539页。

海防分局会见越南海阳巡抚，商议粮务和军务；27日唐廷庚还会见了法国驻海防领事；28日唐廷庚获悉刘永福回到钦州；29日收到两广督宪来函，查访李玉墀；30日到越南东京；2月4日返程，5日抵达海防，旋转往广南，留下伍词军；8日抵达广南，与黄秀玲相聚，再派黄秀玲往保胜，又与马复贵前往顺化；11日抵达顺化，转交两广督宪咨文，经反复商议，越南国王以“恐启人疑”拒见唐廷庚一行；14日越南国王密嘱协办大学士阮文祥来商，请清政府保护藩属，唐廷庚转告驻法公使曾纪泽密电之法军动态；3月2日唐廷庚一行乘“美利”轮船返回海防，3月5日回到广州。唐廷庚察访越南期间，与马复贵绘制了沿途地图，并注意搜集越南当地的地图。<sup>①</sup> 唐廷庚随后向两广总督张树声递交了访察报告，又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汇报并递交了同样的报告，便于李鸿章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法国驻华公使、越南使臣交涉。

唐廷庚还曾参与越南赴华使团的接待。1883年，越王遣派刑部尚书范慎遹、侍郎加参知衔阮述为钦差正副使赴华，以备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法国驻华公使交涉时咨询。1883年1月25日，阮述带同机密院员外黎登贞、内阁侍讲阮藉、笔帖式杜富肃等人，以及在越探访现情的清廷官员唐景崧、马复贵等人乘坐招商局“海南”轮离开广南沱汛（即岘港），经香港到广州，其后越南使团经上海，前往天津。唐廷庚随后赶往天津，旋因局务返回广州。越南钦差在华期间，由招商局派员全程陪同，乘坐招商局轮船，住在招商局。<sup>②</sup>

中法交战期间，唐廷庚还与唐廷桂在上海购买军械捐助广西前线。1884年10月16日彭玉麟的奏折提及：“前招商局候选道唐廷庚，以越南招商局为法人所毁，捐办枪炮若干助粤西军用……查有候选道唐廷桂报效广西军火，经抚臣倪文蔚前在西抚任内，会同该前督奏明。该道报捐德国克鹿卜后膛铜炮六尊、炮子九百六十颗，英国皮利后膛枪二百枝、

<sup>①</sup> 《附照录唐道廷庚来文（光绪八年二月初十日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3册，第125~128页。

<sup>②</sup> 陈荆和编注《阮述〈往津日记〉》，第19页。

枪子十万颗，法国来福前膛枪一千一百六十枝，美国士兵令马枪五百枝，四开金底铜帽一千万颗，经西省委员赴沪，由海道运至东省。”<sup>①</sup> 根据彭玉麟的奏折，唐廷庚和唐廷桂兄弟捐助的这批军火，除了六尊德国铜炮因为太重，广西转运不便，遂留在广东，其余全部运至广西前线使用。

## 结语

1885 年中法战争结束之后，唐廷庚很少再抛头露面。1896 年唐廷庚在家乡唐家村去世，《北华捷报》报道了这一消息。<sup>②</sup> 唐廷庚的一生都是紧随唐廷桂和唐廷枢的步伐，从入读马礼逊学校，到去海关做翻译，再到投身轮船招商局事业，虽然他的成就和声望稍逊于唐廷枢和唐廷桂，但是他凭借出色的英语才能和商业眼光，参与轮船招商局创办保险业务和开辟远洋航线等重要发展事件，并且在中法战争时期尽忠报国，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其积极投身民族企业发展的事迹，以及维护国家权益的爱国精神至今仍然值得称赞。

<sup>①</sup> 彭玉麟：《会查两广总督参款折（光绪十年八月二十六日）》，彭玉麟纂，梁绍辉等校点《彭玉麟集》第 1 册，岳麓书社，2008，第 375 页。

<sup>②</sup>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Shanghai, 7 August, 1896.